

郝文忠公全集

邵文忠公全集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一

高都 王鏐 涵紫 編訂

賦

擊蛇笏賦 并引

孔公原魯孔子之裔孫也仕宋祥符間嘗以笏擊祗蛇其事其節則有臨川之誌徂徠之銘王偁之傳在其笏則歸于今張文彥遠經晚進曲學固不足贅于諸公之未然義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謹賦而廣之其辭曰

昔仲尼之得政也兵裔夷尸姦宄藏甲出大都圯魯宴而齊沮王道之端于是乎啓奈之何天不假命遽行而遽止

其餘威遺烈鉞于筆而鈇于禮誅十二公之亂臣二百四
十二年之賊子壓之以大經束之以大法莫敢瀆藝倫而
擾天紀孰意其孽魄狙而不散逆靈締而不弭蟠結乎大
塊之阿囚鎖乎九原之底乃卵猥而孕戾不矜廉而厲恥
每間治而爲亂輒張慝而掩熒代謝屈信閱越于祀以及
于宋化祆蛇而陸起窟宅乎廟堂馮附乎神鬼蜿蜿蜒蜒
曳曳頽頽伸腹偃脊呀口侈噬呈露怪狀愕目奪視侈大
澤之運動常山之勢愚吏蚩氓崩角蹶趾醺酒血牲匍匐
祈祀若新莽盜國而無知之民共稱符瑞狂巫顛覲踴躍
驚喜稱爲神龍因緣爲市若賊操竊權而嗜利之士爭爲

役使妖聲異聞鼓舌轟耳喁訛唱和謹呶叫噪震一郡而駭千里莫之敢詰亦莫之敢訛聖有賢孫釋褐于是端笏而前山立顧指蓄銳俟發

笏而擊顙拆身弛祆死于心毒搖于尾若太尉之擊朱泚於是惑民雨解義士風靡天子是嘉用爲御史司國之直致國于理而諫中宮之廢折遼主之誚邁節特操凜乎清霜皦乎白日雲高而山嶷是仲尼之以直道詒厥子孫俾萬世如矢者不屈不撓拔邪樹正賞善誅惡無時而已也則是笏也與誅卯刃脩經筆兵萊人戈叩原壤杖隋三都鋪異時而同跡仲尼爲不死矣嗚呼叔世而下蛇龍混螫

春雷瘖而不鳴直道僨而不植已刳方而爲圓又枉尋而直尺誣譎誕僞異態百出有蕩俗惑衆乘高而爲姦若茲穴廟之蛇有巧發毒伺中人而不可測若含沙之蠃者有之笏也無之人也孰爲之擊也

哀三都賦

有序

李唐亡長安洛陽遂虛梁篡而汴始建五代荐國日益殷富逮宋受禪太祖以汴土薄易無四塞之固且非王者處上游之勢也議遷都長安而太宗與大臣不從太祖曰今汴所利者近漕江淮之粟耳不及百年民力殫矣至宣政間民雖繁夥皆游食不本著佻靡相矜益之以黨禍重之

以侈政老姦擅國黠闇用事敗盟開邊而宋果亡金源氏
都燕挾河朔之勢以雍洛汴爲邊鎮旣失河朔始南走汴
金亡而汴亦虛迄今二十餘年百王之制度九州之壯觀
寢以蕪替遂無子遺神州陸沉永爲邱墟可哀也已於是
作哀三都賦其辭曰

維帝極之弗建致神器之顛趾德者斃而覆宗力者踣而
沉祀兌銳缺而兵頓坤靈黑而士死天王之所居衆大之
所止頽野馬而蕩滅走城狐而傾圯噫吁咿嘻伊誰之始
乘厥權輿遐哉邈矣亡國之蹤自西而東吞聲隕涕原始
要終昔明皇之臨御恃開元之駿功抑漢魏而濶視攀三

五以比隆謂天崩與地陷可宴安以無窮學霓裳於天上
養祿兒於宮中侈幾一動姦臣愚弄欲未足心禍不旋踵
割一統以幾絕耨兩河之盜種陵夷僖昭孽臣姦驕睥睨
問鼎倔強不朝巢以饑熾溫用盜帝刼乘輿以入洛血椒
蘭而行弑剗咸陽之故基祝萬世之元氣舍洛邑而弗居
陋姬旦之王制噫嘻嗚呼兩京遂蕪中夏壯觀削于汴都
迄用定命蔑為訐謨龍蛇起陸競為闕關閱五季如傳舍
啓二猪之永圖戢干戈以禮樂化殘暴以詩書豈期百年
弗戢顧天漢黨復錮唐闡再權壞法亂紀拔本塞源旣崇
侈而肆欲復敗盟而開邊東南朝廷種兩蔓菁華石綱運

太湖浪驚祖宗之澤盡華陽之宮成引金源於海上揭汴
底而一傾忘社稷之實禍慕燕雲之虛名二帝北虜一馬
南渡孽不自天勢成崩土有臣不臣假王張楚有民弗民
依國齊豫靈光巋然幸無一炬鼠寶座以飛嘯燕雕梁而
不語何故新之多變竟不知其誰主粵惟金源國一再傳
舉玄菟與肅慎繩遼武而帝燕合夷夏之制度成一典而
煥然去唐宋惟一間詎元魏之敢先而乃馭失其道潛朽
其索北陸翻沙蕭牆禍作公孫于邾王遷于洛日入崦嵫
寢適冥漠駐汴宮為王所不甘卑而分弱藉二京之形勢
跨關中與河朔雖日窘而日蹙猶天矯以磐礴俾早為之

定鼎不遂至于墜落嗚呼噫嘻商於雪飛車說其輻火焚
其旗一僨塗地三都遂隳彗哲王之偉蹟剝列聖之不基
俘梁亡之庾信走吳滅之陸機寧區中以馳矚悵掩袂而
興悲碧雲高寒何處長安澧水有芭涇水有蘭茝不見人
慨乎其嘆漢室金莖東移淚潛茂陵玉盃暴出人間愁甕
兮貫天淒風兮射關覽冠蓋兮弗復音蕲忌帝東游兮何當
還維終南之峻極與太華之孱顏歷九地之王氣鬱千里
之秦川雖人亡而事去尚虎踞以龍蟠北邙坡陀伊洛交
波怒焉如擣傷如之何悲哉白馬之禍舉衣冠而一盡宵
人肆忿寧恤乎他鸞皇胡不冥飛卒莫逃於網羅望清流

而揮涕涕濁流而嘯歌水南有花水北無家荒涼國色慘
淡天葩衝風起兮飄忽蕩愁錦與驚霞湯湯乎汴蔡三徙
兮終敗倏鼎湖之龍去震長平之瓦解曠萬里為一虛疑
天地之欲壞文子文孫青城苦魂風悲白日雨泣黃昏陰
燐吐焰枯血長存宮百王兮何有山萬歲兮不壽石九州
兮果窮巖玉京兮獨秀惡於中原無所歸咎李唐既遠金
源弗受熙豐一黨宣和八賊務快私忿竟亡人國言及此
兮噎吭涕無從兮橫臆草木為之不春日月為之改色小
人懷土君子懷德王澤不流下民蕩析狐猶死而首邱人
豈忘乎都邑秦人朝鮮汴人祁連不見鄉園泣涕漣漣父

僕三韓子奴桑乾于嗟閼兮乃無羽翰目愁雲乎異域淚
老目乎荒原漫搖神而振志忽心死而骨寒苟言還而言
歸豈安土而重遷烏兮鵲兮何枝可倚邱平壠徙碑折松
摧鄭不來矣鬼其餒而魂一夕兮九逝扣元關而問之彼
氣數則已定何佗僚而自私夫亡有大釁興有嘉運豈九
州之神靈無一人而與問王業不偏安坤極不終僨蓋泰
生於否而亨始於困國家方尚帝德推天元飛漢唐之龍
馭貶拓拔之鴈臣聞帝王之窟宅奠天居而覆民吾何為
乎怨嗟艱辛以熱中而疾夏為萬物而憂春也易哀為樂
收泣為笑捧葵藿之朝陽返山河之夕照

渾沌硯賦

賈侯有硯端之異石也溫潤堅潔渾然天成而不鉉匠鑿
之力余嘉其能全於樸而致於用也故名之曰渾沌而賦
之辭曰

昔先天氏之一卵全渾沌於太極有心有跡而惟變是適
方其轂不音而拘龍不蛻而蟄會萬殊於一同而納萬動
於一息忽感而化與神俱入秘于重泉贅爲老石而潛風
波沒泥滓漱沕音滴湛清泚哆瞻驚而噴彩老蛟怒而
厲齒旣未復于故步復見遇乎舟子淵九重而縊出判二
氣於太始深固反以誘盜靜密反以求徙割鰲膽而獲翠

落鯨肝而得紫一泓鑿而失真六竅存而不死然衆變之
天忽實大化之所使水無風而不波心無物而不起但不
離不隨不鑿不弭又焉有卵爲石石爲硯之異又何疑硯
非石石非卵之旨蓋必有是物以明是理必有是用以明
是體一貫而通一宅而止是渾沌硯也已故其奕輝光登
侯堂琰匣貯而色瑩淨几陳而氣張定心存而玄韻自役
大樸在而儻忽自亡散跡於墳典策勲於文章石渠東觀
陵轢秦漢孔壁汲冢頴頴夏商燼南山之松而不變腐孤
竹之管而不傷墨者自墨而不迎儒者自儒而不將舍中
和而雲淦音閔雨霑摧堅貞而金聲玉相霧縠披于互冰陰

鑑溢于秋陽色、非此色而妄幻滅時、非此時而寵辱亡守、
重厚薄泓洋不名不毒而其用不可量也、辭曰硯之珍石
之詭杳渺、光含玉肥水知白守黑、今爲石谷知剛守柔、今
爲水委是以涸四海而不汜灰萬山而不毀、納元氣兮雲
之根化無窮兮神無已而列諸聖賢之軌固不待蒙莊浮
屠駕言而作訾、

時張賈二侯方事
佛老故以是諷焉

銅雀臺賦

天斷漢紀誕植姦孽董則顛而袁則揭曹氏猖狂銅雀巍
業阨崑崙閉孟門巖三臺見三山截霓斷雲縵重楹而走
六龍折角徙薨頡地頑空碧甃金鎔直外隆中壯天骨柱

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而操之心猶未充俾漢之天爲曹氏天漢之國爲曹氏國漢之民也曹氏奴漢之臣也曹氏隸漢氏之宗廟宮室燼矣而曹氏之列屋長門美矣漢氏之庭寡婦悲曹氏之庭嬙與妃聆義聲觀義旗孰知其非而操之心猶未涯旣立海移山分辰幹斗負漢鼎而入魏宮結漢網而維魏臺則丕也拜表植也拜章權退備隱琮降表亡不愧漢霍光自比周文王四顧無人虎踞而鬼張忘赤壁之辱誦明月之曲笑吳蜀之僻隘鄙桓文之局促乃上重臺入雙闕慨雄姿鼓高節燕歌兮玉糝塵趙舞兮風翻雪望二喬而不見怒孫劉之未

滅謂我翼莫吾禦我角莫吾折彼神器入吾手孰敢撤而裂之哉曾不知此世此年守漢宮者孤兒泣血守魏宮者姦雄倚疊也一但懿不忠國昭不義扶濟戈投車龍悲鼎湖則銅雀之富魏宮之蓄賊規盜模一為晉所居嗚呼天既不有漢而魏復當有天使魏有天則魏之為魏亦昭然矣奈何魏反不務可作真帝逼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死征西乎噫欺人者不自見已不欺人人不欺已魏欺漢作是臺而不能居晉欺魏獲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果孰居乎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龍蟠若木山子賦

有序